

江海英豪何昆军长

——里应外合画作答

□彭伟

随着经费问题的解决,接地教育工作也渐入佳境。为了将教育工作推向高潮,进一步提高战士们思想水平,最后经军部研究决定,在全军开展诉苦活动演讲比赛,从而引发战士们对革命的思考,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

战士们争先恐后地讲起了地主剥削的故事:如皋西乡卢家庄有大大地主十几个,他们拥有土地十多万亩。最大的恶霸地主叫卢锡三,当过省议员,大儿子卢伯吟是搬经公安局局长,家中私设公堂,缴不起地租的就被抓去吊打,甚至扔进私牢,草菅人命。夏秋缴租,狗腿子嫌谷子干得不透,就把佃户罚跪在地上,陪着谷子晒,晒到干才能起来。

泰兴的战士说,如皋卢锡三算老几?“泰兴一城,不如黄桥一镇。黄桥一镇,不如横巷一村。”横巷有八大地主,最大的黄辟尘,当过两任国会议员,一任江苏省议会秘书长,把周围108个村庄定名震东市,当作自己的天下,自定法规,自设公堂,自收捐税,跑得县长来访要走侧门。

……
何昆、老戈等人是评委,听得格外认真。何昆还时不时地记着笔记,间歇中又在思考着一个新问题:这如皋的情况,可比石硖、永兴都要复杂,如何对付这些地主呢?

最后上场的是宗子祥,他演讲的题目是《“母老虎”——地主婆史丽》。老宗伤心地讲起了丁家庄的悲剧:丁家庄的地主,名叫丁浩水。大家都知道的。论财产,丁家只有良田百亩,远远比不上卢锡三、黄辟尘那些大地主。不过这位丁浩水却是最悲催的地主,日子不好过,因为他的老婆史丽是只“母老虎”。

这个史丽,心狠手辣。对待仆人,像奴隶,她还雇用了十个彪形大汉做保镖,配上枪支,出门招摇过市,在家欺压用人。去年,我的一位亲戚宗拐子,就因为养的猫吃了她家几口火腿,被迫给她做五年的长工,这个地主婆特别会算计,而且言而无信。去后她又说每月可以回去两天,过年可以回去一周。每到假期,宗拐子就回家了,也准时回来了。谁知,她又变卦,这假哪能白放,将来要补回来,五年长工就变成六年长工了,她的理由是借钱算利息,放假也有利息。家中唯一的女佣,是跟在她后面的丫鬟。上菜时,丁浩水多瞟了几眼那个丫鬟。她却说丫鬟勾引丁浩水,还让保镖们用鞭子抽打丫鬟,直到抽得血淋淋的,她才消了气。丫鬟觉得冤枉,就在画室前面挂火腿的地方上吊了。史丽还幸灾乐祸,人死了,连工钱都节约了。她真不是个好景辰……

宗子祥的演讲充满真情,如同身临其境,得了个第一名。只是何昆十分好奇,那个“景辰”估计是如皋话,什么意思呢?他便问宗子祥。

“我小时读过几年私塾,听塾师说过:‘景’上面日,下面木,代表旭日东升,压过了树木;‘辰’上面日,下面仄,表示倾斜,意味着太阳西落。两个字合二为一,就是‘东西’。不是个好景辰,就是骂那个史丽不是个好东西,不是个好入。”宗子祥说。

何昆点点头。随后,他扭头和老戈嘀咕了几句:“诉苦大会,我们一直开。群众揭发了那么多地主的恶行,我们是否也应该有所表示下,先打倒一两个地主,给大家鼓鼓劲?”

“那当然是好事,只是我们目前军事力量还有限,不宜去剿灭有实力的大地主。”老戈提醒道。

何昆早已心中有数,于是和老戈笑而不语,直接面对大众,也学起了如皋话:“既然那个丁浩水家的地主婆,不是个好景辰,我们就先拿她开刀!”大家听了,拍手称快。

史丽在家听到风声,不思悔改,又雇来些保镖,全心负隅顽抗。倒是丁浩水对于丫鬟的死,心中有些忏悔。丁浩水关上门,整日躲在画室里,看报绘画。他开始向往徐悲鸿敢于为爱私奔,又敢去法国深造的勇气。看见报上刊出了徐悲鸿先生的近作《田横五百士》,丁浩水深深地被感染了。他想想国家、想想民族,都在这乱世中,不谈救国救民,自己连个家都理不好,越想越气。丁浩水最终决定要和史丽风刀扬镰。

心动还须行动,他秘密通过宗拐子,传出消息,愿意配合如泰工农红军,镇压地主婆史丽。宗子祥将一幅国画和一封短信秘密地交到何昆手上。何昆打开一看,是丁浩水为他画的《骏马图》,上书“骏马踏平原,红霞映满天”,寓意红色思想广为传播。短札写道:余无大志,来日只想成为画家,走南闯北,鬻画为生。只是“母老虎”不除,难见天日,于是愿意配合贵军,一齐伏虎。何昆看完后,便问宗子祥:“这画和信,确定是宗拐子拿来的?”

“是的。可恶的是,她将拐子爹赶出门了,暂时不要他来了。”宗子祥说道。

何昆本是打算回信,请宗拐子送给丁浩水的,看来是行不通了。于是,他决定来一招“打蛇先惊草,过海不瞒天”。何昆请来了漫画高手、如皋县委书记于咸,请他画了十幅漫画,内容一样:正面天上下着雨,中间有条横线,一个父亲拎着儿子的右耳,左下角像地图一样,用箭头标注东西南北的方向,背面又画了4颗五角星。于咸,宗子祥悄悄来到丁家,把十张漫画分别塞在门缝里、窗口上。

回来的路上,宗子祥实在想不通:“于书记,你说这些漫画,有什么意思呢?我实在是不懂。”

“这是军长在传递情报呢,啥意思,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他的葫芦,只有他知道了。”于咸神秘地答道。

宗子祥继续追问,于咸说道:“这可是军事秘密,你是懂规矩的,不要再多问了。”

精短小说



秋水明如镜

瞿芝望

桑阿寺的“羌姆”

□米拉

来到拉萨后,突然发现假日变多了。先是藏历六月初四转山节,画室放假一天,不久之后的望果节,全画室一起去白纳过林卡。没过多少天,县上的桑阿寺有跳神法会,我们又放假半天,结伴去观看。那天的桑阿寺人山人海,德庆镇周边的居民都来了,把小小的寺庙填得满满的。

跳神舞在藏语中叫“羌姆”,是藏传佛教寺庙举行的宗教舞蹈仪式,也被称为金刚神舞。记得2016年我和朋友在四川甘孜州的白玉寺曾见到僧人们在寺院中庭练习一种舞蹈,大家互相指点纠正,认真极了。他们正是在为不久后的金刚舞法会做准备。当时很遗憾我们不能多留几天参加法会,没想到一年后在拉萨,不经意间就遇见了“羌姆”。

这天桑阿寺的羌姆从一清早就开始了,不过上午我们还都在专心画画,吃过午饭才赶往寺庙。桑阿寺的庭院地面铺上了深蓝色厚地毯,上空支起巨大的帐篷。地毯的东西两侧设有围栏,围栏后面坐满了来自四邻八乡的老百姓,大家带着自家的坐垫,纷纷席地盘腿而坐,周围还摆放着装有热茶的暖壶和杯子以及一些吃食。乍一眼看过去到处都坐得满满当当,可大家气定神闲,并没有拥挤紊乱之感,反而有一种其乐融融的氛围,立即就深深地感染了我。

婚姻的缺陷

□桑云梅

神圣的婚姻殿堂,多少人满怀憧憬奔向它而去。特别是多愁善感的女子,面对日日相爱的人,觉得找到了终生的幸福归宿,“从此,灰姑娘与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直到永远永远。”可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原本是个完美童话。

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男女,茫茫人海之中,因为某种机缘,走到一起、结合一处,步入烟火生活,本身就是件神奇的事。在这样的烟火生活里,远远不止原先两人纯粹简单的爱情,有柴米油盐酱醋茶,有亲戚长辈的关系,有双方朋友的关系,还有诸多的扯不清理还乱。生活当中琐碎的问题能够完全得到解决,那么多复杂缠绕的关系都能够妥善处置,想来就是难之又难的。于是,相互接受,相互忍让,双方磨合,双方改变,但是,你会发现很难改变对方禀性,同时,非要迫使改变自己本身就是非常不舒服的事情。如果,双方都是个性色彩之人,那各自突出分明的棱角难免造成刺痛甚至受伤。

时间的改变最是无情又悄然无痕,会让多少原本如此相爱的两个人,各自改变某些面貌。原先有说不完的话,现在也少了;原先玩乐在一起,现在兴趣方向完全偏离;原先好好说话、互相体谅,现在因为芝麻小事便会争吵不休;原先亲昵无间的,现在可以冷战多日。是他

二楼的回廊里也满满腾腾都是人,大家看得聚精会神。我们一直走到寺院建筑的顶层天台,才终于找到一些分散的空位。有两位和师兄们相熟的老阿妈拍打着身旁还有一席空位的垫子,招呼我们过去坐,这个机会被大家热情地让给了我这位女生。一坐到老阿妈身边,马上就有一双布满沟壑般皱纹的手端来一杯热热的清茶,刚喝了一口茶,另一双同样苍老却温暖的手又递过来一包零食,热情地邀请我品尝。那零食黑乎乎的,有点儿像萝卜干,嚼在嘴里也有一丝丝萝卜的清香味儿。后来我才知道它的学名是羌薹,西藏这边把羌薹晒干了作为保健零食,据说还能有效缓解高原反应呢。

一楼庭院里的羌姆大约四五十分钟为一个段落,我们到来时看到的是许多僧人带着黑色的宽沿法帽,身穿厚重庄严的黑底五彩法衣,在法号和法鼓声中一边旋转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法器,时而是顺手顺脚的舞步,时而是手脚相对的步法。每一段落结束后,僧人们在原地站定,许多藏族百姓鱼贯进入内场向他们敬献哈达,同时还将巨大的酥油、成袋的青稞和大米、成捆的藏茶抬到演奏法号的西南侧席座上作为布施。待黑帽僧人退场后,会有几个着民间服饰却打着赤脚的表演者入场,他们带着夸张的面具,做出各种诙谐好笑的举动,蹦蹦跳跳

们所说的:男人就是娶个天仙回家,时间一长也腻味了?女人爱拿自己老公与别人家比较,总是不知足不满意?

这是怎么了?多少的婚姻并没有出现实质问题,却改变了原来可人芬芳的味道,如同一杯茶水,从浓郁烈香到淡然清香,最后一杯白开,死水无澜。

一些夫妻,因为脸面原因,在众人面前表现出恩爱和睦,回家关上门,幸不幸福只有他们自己知晓,其中的“杂音”不能为外人道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自古以来信奉推崇“爱情至上、婚姻圆满”,可是,多少时代、多少事例真实又无情地告诉我们:也许,爱情和婚姻没有我们一直以来传统认为的那么重要。你觉得失去某个人会活不下去的时候,当你果真失去了,竟然也能够很好地生活。当你感觉这个人的心离你越来越远,难以与你相融相连时,从原先的疼痛迷茫到逐渐麻痹,转而寻找自己的精彩世界。没有他,或者缺失他,并没有预想当中那般令人失望和难以忍受。

是的,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某一两个人的身上,特别是不能完全期望从自己的另一半那里汲取幸福的源泉。你可以成为更好的“你”,更快乐的“你”,你应该去追求并拥有更丰满更有质量的生活。

琴瑟和谐、鸾凤和鸣确有不少,然

甚至有些疯癫,不断地互相戏耍着,楼上楼下的观者们被逗得哈哈大笑。十多分钟后,扮丑逗笑的表演者下场,黑帽咒师再度入场,法号与法鼓声响起,新一轮金刚神舞又开始了。就这样反复着一轮一轮,周围的人都在聚精会神地看着。突然,我感觉肩上被拍了一下,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小老师:“你睡着了,看困了吗?”我才猛然惊醒,原来刚才竟不自知地垂头打起了瞌睡。老师说可能我对羌姆还很陌生,看久了难免枯燥,不如下去转转。于是起身告别两位慈祥的老妈妈,穿过人山人海下到寺院底楼,羌姆的场面依旧庄严有序,乡里乡亲们仍然聚精会神地全情参与着,我在心里祈祷着来年再来参加,转身离开了桑阿寺。

然而下一年,桑阿寺再度举行羌姆之时,我们却没时间再去观看了。那个夏天画室非常繁忙,除了画唐卡之外,还增加了壁画、绘制藏式家具的纹饰等工作。正忙得不可开交之时,某天院子里突然出现许多面具和黑法帽,原来桑阿寺的法师把羌姆面具都送来请我们重新上色,除了曾见过的黑色法帽,还有许多不同面具。大家赶紧调制颜料,准备刷子和画笔,齐心协力奋战几天,赶在羌姆举办之前完成了任务。由于还有大量的绘画工作,今年不再放假半天去桑阿寺了。不过看着大家亲手涂色、焕然一新的羌姆面具,却感觉与这片土地贴得更近了。

心窗片羽

而,我们看到了太多不幸或者不是那么美满的婚姻,真正能够完全契合合拍的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多。幸福的婚姻总是相似,不幸的婚姻又各有不同。“不幸的婚姻”之外,“婚姻质量”这个问题历来容易为人忽视。一般人认为,结婚时间长了,夫妻俩无非就是搭伙过日子,待老了能做个伴儿。高质量的婚姻状况应该是一定积淀的物质基础,沟通协调的互通精神,共同滋长的灵魂世界,这是婚姻的“理想国”。若是夫妻双方的心灵世界不能共同丰富与成长,就像一头偏重一头偏轻的天平,倾斜之中虽然还能保持平衡,很明显的,婚姻状况不会尽如夫妻之意。夫妻双方的“身心灵”协同保持于相当水平,方能均衡和谐。比如,双方停留在男耕女织的传统思维层面,亦是心生欢喜的。若是一方身心灵不断成长而另一方停滞不前,后一方还不能够接受前一方的影响带动,此时,其间难以沟通而产生嫌隙、不满,互不理解,自然降低婚姻质量与幸福程度。

你得认识婚姻的缺陷,并承认某些缺陷甚至是不可弥补的,有了这样理性的态度,你才有可能从中跳脱,从而“放过自己”“放过对方”。夫妻关系,就像铁轨,有交织——有平行——有分离,交织固然最好,如果平行或者分离,请记得,永远要有“属于自己的花园”。